

朱子大全

冊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奏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貼黃

奏爲續根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僞造官會人蔣輝實迹乞付外照勘伏候聖旨
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直還納本州軍資庫訖但其所印幾是一千來本不知將作何用伏乞聖察

奏狀內第十四項係藏匿僞作官會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伏乞聖慈詳賜省覽

此項係仲友舍匿死罪亡命姦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乞賜詳覽卽知仲友所犯非獨贓私小過而已伏

乞聖照

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爲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人狡猾別有計會兼恐所司觀望或致滅裂切乞聖明照察嚴賜戒勅施行

具位臣朱熹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公不法事件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連人送紹興府根勘乞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以爲郡守貪殘之戒臣連日又據人戶陳訴仲友不法事件略行審究有旅行供到情實數條及本州公庫簿曆雖爲仲友收藏追索不出今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旋尋檢到仲友拘收不盡草簿于照年月亦不接續遂令庫子

葉志具出仲友有非法支用數目已多及據宜人趙氏
狀訴故夫鄭槐昨任江東提刑日曾按劾仲友罪狀後
來寄居台州仲友到任懷恨不已不支俸錢百端凌辱
以致飲氣身死仍繳到當時劾章內事件亦是多遣軍
兵遠出禁地以捉酒爲名掠其所有財物抑勒人戶輸
納十年虧欠和買役錢拘占民船抑載官綱至有子告
母姦弟訴兄濫取受關節著意究治種種無狀事迹一
切不異於今日之所爲足以見其貪縱刻薄本於天資
而長惡不悛日增月益以至於今遂肆然爲無所忌憚
之意上欺君下虐民而專以陛下所付千里刑賞之柄
爲立威收貨娛悅婦人之具臣前所奏雖已略陳其大
端今旣得其實狀請撫其一二冒死奏聞以質前言之
非妄欲望聖慈略賜省覽降付所委推勘官司照應催

促疾速勘結毋得少有觀望庶幾可以少攄千里神人鬱積之憤惟是言語牒瀆非所宜道於君父之前臣不勝大懼伏惟陛下哀憐裁赦須至奏聞者

一據庫子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於公庫支錢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六百八十二文送惠與人內一千四百八十二貫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與第二兒婦之父何知縣何教授何宣教兄弟係淳熙八年二月止淳熙九年四月簿內支破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荀楊文中子韓文四書卽不見得盡饋送是何官員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藥等製造衣服其嚴藥等亦已供招件數在案分明

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藥情涉交通關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顛家追到嚴藥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藥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千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藥踰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藥如在彼處不好却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筭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祇應仲友復與嚴藥踰濫仲友令嚴藥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藥緣與仲友密熟有兄周召充黃巖縣攔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窘拾

行打知得妹嚴藥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據遂托
嚴藥寫信令人力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攔頭等
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何承節并周召等六名於
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下當直司供責仲友
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爲由當廳免斷差陳敦
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會結絕嚴
藥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二路
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
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嚴藥錢一百貫文省
託囑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盞七隻付嚴藥作當
候得判免備錢收取嚴藥將銀盞三隻就廟弄丁
官人家典錢一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店
賣酒徐新令人力將錢三十貫文足係嚴藥同母

收受付還銀盞四隻却將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
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二貫二百四十分
足嚴藥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囑仲友免斷楊準藏
仇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并受過青紗冷
衫段水線魚鯨等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祇應筵
會多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內因公筵勸酒
遂與仲友男十八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
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借馬三疋與王靜嚴藥沈玉
乘騎仍將官會五道與王靜支散馬下人至二十
三日行首嚴藥落籍是王靜囑十八宣教稟覆仲
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宣教將官會五十貫文與
王靜支分使用并送毛段一丈四尺及曾將蓮花

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冊係學院子金璉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移過廟弄巖藥舊屋居住節次是十八宣教到家宿臥至四更回州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託王靜關節說與十八宣教得錢使用供責是實

一據道士李冲虛供本房道童丁希言兄丁全充院虞候仲友遣往寧海縣追散樂弟子王醜奴張百二入州祇應內張百二不到將丁全枷送州院根勘取受結案斷配先憑冲虛告覆十八宣教後再託弟子王靜關節據王靜供丁全憑鄧十二付官會三十貫文託王靜入宅打囑十八宣教除學院子金璉并韓百九抽退官會六貫文外王靜得官會二十四貫文還得從輕作杖一百勒罷科斷供

責是實

一婦人李六娘狀訴仲友非理追勘與道士王永昌有情涉弟子王靜同弟子鮑雙與李六娘入宅打囑仲友長男十八宣教今據王靜供寫批與十八宣教告仲友又蒙將李六娘封案王靜受過錢二十貫文省鮑雙受銀盞四隻錢十一貫文足推司蕭受銀盞二隻已追索銀盞六隻寄收州庫訖六月內書表司丁志學院子金璉到王靜家言說有相知董承信妻李氏與應楊犯姦公事送司理院結絕今逐人在外和會欲得免斷許王靜錢一百貫文王靜寫批囑託十八宣教後蒙杖罪贖銅兵士謝榮欲差充學院子許王靜錢五貫文囑託十八宣教王五七囑託王靜稱姊夫左永因事送

當直司結案許王靜官會一十貫文將金裹釵二隻作當王靜並與囑託十八宣教供責是實

一人戶潘牧狀繳到仲友長男十八宣教親書寫批子與弟子王靜打囑周士衡理分公事與錢五十貫收下質庫批當分明已據王靜供係朱十九助教相託王靜委曾入宅計囑上件批子係仲友長男令金通引送與王靜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王靜供仲友姪三六宣教同十八宣教到王靜家飲酒及與弟子沈玉情涉據沈玉供三六宣教先與弟子林瑩散樂弟子劉醜踰濫今年五月內因宴會方與三六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三六宣教借馬與乘騎得錢五貫文與直馬人支分緣此多有犯事人託打囑關節

得錢使用五月內貼司王敦仁得會子一十道囑
託仲友蒙給帖補充帳司人吏并鮑卜妻許錢二
十貫文說與三六宣教囑託仲友刺軍并三六宣
教令學院子姓董人送真紅紗一匹白蓮花紗一
匹青扇一柄曲二十冊與沈玉作人事供責是實
一鐵匠作頭林明投白紙令當廳供係本州差在教
場內打造軍器內仲友私打造衣甲二副湯瓶三
十三隻鑰石頭盜二副並係官中鐵炭工力仲友
收受入己曾支食錢三貫文酒六瓶作送到犒設
仲友男亦曾令私打竹節鐵鞭一條監造官林路
分亦各私造鐵甲頭盜一副湯瓶十二隻雜物五
十餘件箭三百隻并差待缺官邢判院同監造亦
私自造刀斧箭交椅數目已多又怒林明不與依

數打造凡九次斷決小杖路分曾遣兵士張顯入行衙計囑林明據林明張顯供責是實

一 仲友有婺州隣人周四本名花康成會放烟火妻能下碁仲友招來每有宴會以烟火撮藥爲各支給錢酒仍是仲友令男十八宣教令兵士劉德等與放單本索子於諸司公吏倉場庫務及臨海縣并縣官廳吏弓手牙人等率斂錢物及康成日逐出入阿劉入宅無間上下觀望從此有犯事人託打關節據花康成供仲友筵會凡三十二次使放烟火下碁共支官庫錢一百三貫文並酒二百一十七瓶計價錢四十三貫二百九十文足并率斂索子錢得錢三百貫文并曾爲威果兵士祝信犯酒送當直司寄禁司理院抑勘行打管營結案該

配將官會二十五道託虞候陳送與唐十八宣
教得免罪名并吳信供母阿朱并弟吳益與隣人
李念一交爭投廂解州送當直司却追出在室兩
妹吳六娘吳九娘枷禁勘姦承行人林木要錢一
百貫打關節吳信將金釵一隻金裹釵三隻銀盞
一三隻作當方得將母并弟兩妹各勘杖八十內二
妹封案吳信將錢三十貫七十陌付林木并曾先
托花康成阿劉并花康成受人吏陸侃引領寧海
縣朱秀理庫本錢事將銀子計錢一百貫并馬一
匹連鞍直錢一百貫與仲友姪三六宣教收受入
己朱秀并將官會十五道與花康成又五十道與
陸侃并松門寨兵士謝興不伏差使解州康成取
錢三貫囑託十八宣教說與仲友將謝興止押下

本寨交管花康成取受院虞候陶顯錢三貫文囑託十八宣教差往天台縣催稅花康成受弟子何蕙官會一十貫囑託令妹抵替回縣花康成受東陽縣陳客官會五貫文囑託仲友姪三六宣教令案吏出引監索人頭少欠紗錢花康成取受仙居縣公人王富官會一十貫計囑十八宣教說與仲友放令回縣免罷各供責是實

一據城下天慶觀道士祝元善供與陳百一娘有姦事發送州院禁勘結錄下法司檢斷決脊杖十三還俗託曹縣丞打囑仲友至今不曾科斷見令元善起建蓋竹洞屋宇曹縣丞受本人丹砂二百餘粒及黃士龍與承信郎黃復妻互行通姦送司理院根勘欲具情犯申尙書省係仲友親兄慈谿宰

關節便行放出供責是實

一據本州通判備應世榮家狀解到仲友親戚高宣
教綿五籠并人力張四等二名遂送司理根問來
歷據司理院申已申州牒兵官追捉高宣教緣本
人藏閃宅堂卒未出獲及備據夏稅場專揀張元
亨等供七月十二日是本場專知陸侃家人陸允
稱知州宅高宣教有綿四百屯作空鈔使印候親
戚曹縣丞上場交秤緣提舉出巡到州未曾交納
寄留應世榮家今秤計二十七貫八百四十五文重
並係下等不中粉藥綿每兩市價直錢一百文若
納官將鈔出賣每兩得錢三百文共合得錢 百
三十五貫二百文張元亨看驗其綿不曾經官投
稅其四百屯又合納勘合頭錢一百六貫七十文

雖係孫澄於鈔面使交錢印訖卽未見齎錢入庫
及根問高宣教買綿錢據公庫合千人陸斌等供
五月二十三日仲友令於公庫支錢一千貫付什
物庫手分陸侃收買接官絹更不曾收附什物庫
曆徑付仲友親戚高宣教將去其高宣教止於七
月初一日買到輕怯大絹一百十八匹高價估錢
入庫計四百九十貫九百六十五文省盡將變染
作從物使用其餘錢五百餘貫卽未見買到物件
又據李冲虛狀陳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五
匹及據百姓夏松狀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匹紗
一十匹又據開茶店百姓蔣三乙狀首高宣教寄
下紗一十匹及弟子嚴藥供高宣教與弟子行首
張嬋曾在書院踰濫其高宣教見事發覺隱避宅

堂不伏出官供責是實

一據丁志供本州有開字匠蔣念七名輝係婺州人

事

入事疑當
作人氏

因僞造假會斷配台州蒙本州拘入

書院同陳顯開文字續婺州差人緝捉蔣輝爲僞

造官會知州令蔣輝家屬具狀經州陳論婺州差

來人打折蔣輝手骨將差來公人送下州院禁勘

勒令招伏放令公人回歸婺州自後令蔣輝在宅

鞫閃宿食事臣遂索本州元行遣婺州追蔣輝公

案見得婺州義烏縣差弓手劉興貼司劉儀帶親

弟劉保及樓二齋縣牒并申狀前來台州及臨海

縣與兵馬司投下勾追蔣輝照勘見禁黃念五等

僞造官會公事劉興等恐蔣輝逃走先捉下蔣輝

方敢投公文被蔣輝同伴周安先覆仲友令同蔣

輝妄論被劉興等打損傷骨仍令醫人徐浩妄作
驗狀稱肩并背脊脇脚手並皆打損及傷骨蹉跌
仍令蔣輝男亞德具狀稱被打傷重人命難保仲
友妄作差趙成忠抄劄口詞虛立一重案卷却差
獄子朱先追義烏縣差來人劉興等枷項收禁逼
作打損蔣輝傳鋪押回本縣仍將臨海縣同追弓
手金信張臯斷罪勒罷妄作將蔣輝用藥醫治牢
固知管却又作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差兵士王張
押蔣輝前去婺州義烏縣交管其蔣輝卽不曾發
遣又詐作王張逃走並係假作行遣及義烏縣申
提刑司轉運司及婺州回牒到本州催追並不發
遣止作根捉王張將帶家屬逃走不見回報臣昨
令本州通判勾追乃就州治後門捉到蔣輝據供

淳熙四年在廣德軍僞造會子四百五十道在臨
安府事發斷配台州至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同黃念五在婺州蘇溪樓大郎家開僞印六顆并
寫官押及開會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貫會子九百
道與黃念五等分受於去年二月初回歸八月十
二日婺州義烏縣弓手前來追捉韓閃在府衙中
藏隱是實臣照對蔣念七既僞造會子發覺乃是
死罪亡命之人婺州義烏縣前來追捉仲友幣人
奪回却妄作打損收留醫治仍假作兵士姓名管
押發遣逃走藏匿州治不知仲友身爲郡守乃敢
蓄養此輩亡命造差姦人意欲何爲其蔣輝臣已
押送紹興府司理院欲望聖慈特賜指揮嚴加鞫
治必得其情

一據婺州東陽周大雅并許與供於六月二十三日
前來參謁仲友在王八家安歇周大雅送皺紗二
匹許與送金條紗二匹與仲友作人事仲友差學
院子李錫兵士葉旺當直時復出入州衙書院六
月二十九日同仲友男十八宣教并姪三六宣教
往王靜家飲酒因外人囑託關節七月內有獄子
陳敦許錢二十貫文囑託十八宣教出引往黃巖
縣追人及受外縣弟子許韻等五名錢一百貫文
放歸本縣并李錫許錢二十貫文囑託親情俞安
敗敗字疑酒事李錫又許錢四十貫文託刺廂軍
二名并馮顯因事被禁在獄馮顯母許錢一十貫
文及將錢二百五十文憑手分馬澄就官庫打供
筵酒一十瓶往弟子施韻家飲喫踰濫供責是實

一據王定狀訴書表司丁志抄寫假會係蔣輝雕造及仙居縣張應龍狀論丁志取過見錢已行下本州令將丁志送司理院禁勘緣蔣輝先已發遣往紹興府取勘丁志隱諱未伏供招旋據承認去年十二月因張應龍載糯穀二十石過浮橋捉住係黃勉囑託丁志取受張應龍錢六十貫文九十六陌丁志告覆仲友遂得疎放丁志又會同學院子葉薰等五人并擦浴兵士打囑十八宣教刺打甲軍兵一十名蒙送路分廳保明內吳信招到九名丁志招到徐明一名得刺軍關節二十貫文九十六陌衙前甘淵許丁志官會二十貫討差充軍資庫專知供責是實

一據朱綽然供五月內同張將仕韓天與往弟子許

韻家飲酒與石提轄交爭追送當直司招伏仲友
勤罪朱綽然憑表兄方禮將官會三十貫文託僧
義玠過送與十八宣教并將官會五十貫文託手
分陸侃送與高宣教得免斷贖銅十八宣教又受
道士李冲虛 琴一面供責是實

一 仲友非法科罰人戶追納贓賞錢致令小民監繫
日久無可送納遂追到財賦司人吏郭起張諤鄧
莊截日終具到有周念五等一百七十六戶未納
酒麴賞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五百六十二文有
王十二等一百三十六戶未納雜色贓錢四千五
百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有諸軍等一百八十
六戶未納贖銅錢一百三十六貫二百三十文正
此歉歲委是不應監納已具單名并出榜市曹盡

行除放如官吏輒敢仍舊催索別容按劾聞奏

一仲友身爲郡守當此歉歲不能存恤飢民乃促限催稅以寧海縣押錄林僅拘催夏稅遲慢斷配本州牢城致得本縣人戶流移至今不絕臣已於前奏具述又據本州通判趙善伋申據本州阿鄭狀訴夫邵文係院虞候今年正月抱患請假在家押番潘寅差院虞候林益往龍泉縣追會公事因販私鹽走閃本州更不受理取覆在假被開拆司人吏應褒什物庫陸侃執覆知府雷例配本州牢城不當檢照並無論訴委是羅織罪名本州已給據付邵文改正訖又據婦人阿王狀男盧宗係崇節指揮兵士六月內因與兵士張立作鬧妄經三務陳首到家捉酒決脊杖二十斷配嚴州不當阿王

經提刑行衙番理被本州將孫盧杲又作受過仙
居縣典石端三十貫文決脊杖十五配本州牢城
不當臣遂送本州兩通判根究據申追人吏蕭籀
等供招委是元斷不當看詳盧宗盧杲據干連人
供證委無過犯彊勒供招遂致決配情實無辜本
州已改正出給公據付盧宗盧杲照證着役仍移
文巖州放還盧宗又據臨海縣長樂鄉人戶沈三
四王細九張四八狀各住鄉下地名蹟村江次取
州五十來里卽非禁地內人戶七月初九日驀有
船三隻係酒務脚子楊榮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
爲天旱雇覓人工車水雖有些少白酒喫用卽不
會將出沽賣卽被捉押及將各家衣物搬去拷打
抑令供認罰錢三百八十貫緣無從出被酒務專

匠林椿陳明等妄作沈三四等在州界內賣酒本
州並從徒罪斷遣監納贓錢無可送納乞行根究
臣遂送本州通判趙善伋根究施行據申喚到酒
匠林椿脚子楊榮供本務以課利沽賣遲細本州
日拘納錢三百二十貫文緣天氣亢旱禾稻失收
細民闕食遂致發賣酒貨不行緣本州拘定額錢
稍或違欠官吏得罪不免於在城 販私酒之家
搜捉罰令納錢補趨課利本務探問有沈三四等
家在禁界外逐人薄有家產當用工車厚田畝之
時須有造下酒貨是林椿同專知陳明前去捉獲
勒令逐人罰錢以助課利不納解州作徒罪科斷
追犯酒賞錢本州通判趙善伋點對委是於州界
外捉酒騷擾已從徒罪斷遣目今尙行監繫追納

賞錢當此荒旱百姓不得安業已將陳明等從杖
一百科斷內陳明勒罷又據臨海縣義城鄉柯煥
狀因今年正月內爭分被伯敦義計會開拆司人
吏林木傳狀入宅堂簽押誣告煥令人力吳五七
等行打女使及伯敦義被冒役推司蕭籀迎逢判
府私意枷絀拷訊勒令供招改送司理院勘結將
煥及母阿童各斷徒刑情實枉屈乞行根勘事臣
遂送本州主管官根究依法施行未到今訪聞柯
敦義與柯煥父壽祺係親兄弟已曾分戶年深緣
柯敦義自行廢蕩復誣賴弟壽祺物產本州取受
關節不與理斷柯壽祺經省部及漕司陳訴仲友
怒其番理緣柯壽祺未歸故將其妻阿童并男柯
煥非理鍛煉並科斷徒罪闔郡之人莫不憐之按

仲友在本州二年凡非理窘拾人戶用刑輕重盡出私意並不遵守法令不法不公莫此爲甚聞者莫不切齒

一據本州通判趙善伋申七月二十八日據諸指揮衆軍等狀自淳熙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至目今支散五指揮軍兵糙白米每名被專斗就廩裏各減退八升以致軍人缺少口食無處告訴不知上件減退米歸著去處今來日下支散八月衆軍冬衣聞得街巷皆言本州盡將納到堪好夏稅綿絹擔擷前去婺州換到麤綿紕絹各家老小委是狼狽重念衆軍等如有些小情犯到州盡被歛司將本身家糧全分開閣以致老小缺食難以存活乞備申施行臣已牒兩通判根究嚴行止約

不得作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卽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汙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應死亦甚惶恐

此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譁張至以弟子嚴
藥繫獄之故懷忿切公遣吏卒突入司理院門拖拽
推司亂行捶打其狂悖無忌憚之氣悻然不衰及至本
州結錄引斷藥等罪案仲友又遣客將張惠傳語通判
趙善俊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
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
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
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爲主張謫語消息仲友罪人何
敢遽然如此是則不惟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
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懷乎如虎兇之將復
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
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爲吏部尙書侍御史所
薦而其支黨共爲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

况仲友爲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爲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爲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衢婺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復出爲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尙書省且住本州恭俟奏報竊慮違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晚旣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爲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顧以本路飢民跼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

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消息已
降指揮委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其所犯非得清
彊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
出知在亦恐漏泄已勘獄情事屬不便伏乞聖照別
賜施行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恭稟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頽壞乞留聖慮
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
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捉轎檐
驚怖弟婦王氏心疾甚危等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
擬欲從朝廷送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
去體究指實聞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旣已改除江
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去
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尙書省小貼子稱今來若從
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郡旱
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
措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
相視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
到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
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

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卽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爲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卽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日間交割州印臣卽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贓汙虐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拖灑從輕收殺如此則是臣不唯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

政而自是以往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相戒脩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頽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鈇鉞效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爲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恨干冒天威臣不勝震懼惕息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臣職業墮廢踪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具狀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行續於八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睿斷將臣罷黜伏想悉已仰關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稟聖訓依檢正左右司所申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訖累日以來恭俟威命未有所聞竊伏自念職業旣墮難叨寵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久苦眊昏健忘腸澀之疾近日愈甚省閱文書區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妨委實不堪奔走往來幹當職事欲望聖慈哀其狂妄早賜黜責以安愚分臣

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爲今者按發唐仲友遂與宰相侍從臺諫皆有妨嫌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稟承約束竊恐將來難以自效有誤使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申尙書省劄子

具位朱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賊罪狀不蒙施行職業旣隳難叨廩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衰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具奏聞乞賜黜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重作行遣不勝幸甚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具位臣朱熹

臣九月四日準尙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
催稅刻急及有不公不法等事奉聖旨唐仲友罷新任
者臣昨來具奏仲友罪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
究方慮失實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
施行不唯足以仰見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以鎮撫
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之氣者抑又甚厚臣於當日
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勘到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
狀若使將來體究官司依公閱實仲友之罪固無所逃
但臣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伏緣未有被
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實深慮將來臣既
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關聖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或

至變亂白黑以惑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條奏以聞
伏惟聖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
者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友任內據客將
陳庚周式夏公明并書表司楊楠每月寫單曆供
送官員等特送折酒折茶等錢係楊楠徑就庫子
葉志邊請取前去收買海味等支送親戚有付書
簿可照及南果京果海味等物入宅有支送錢物
具出帳狀唐仲友自淳熙八年三月初五日止淳
熙九年六月初十日共支過錢一萬九千五百二
貫三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宣教等如去年閏三月
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鎮江府諸軍糧
料院姜大夫辭赴任發路折酒錢係是著實支送

並不曾具入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

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楠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楠指揮我到任鄉里官員相知並無送惠口點官員士人六七員姓位今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一十五貫或一十貫或五貫湊及五十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會子封角同書就書院供納自後或二日一次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類及五十千取呈批判就庫關取會子封角并書係楠齎入書院交納今將付書簿逐一拖具除實送外內唐仲友虛作送與官員邵朝議等納入書院共九十項計官會四千六百四十五貫所有馬澄具出帳內其餘項目及恐有漏落各件供具未盡及

唐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陳庚林實周式張惠
及本司李瑀各別有承受指揮寫單支送官員楠
不知各件并唐仲友開雕荀楊韓王四子印板共
印見成裝了六百六部節次徑納書院每部一十
五冊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後節次送
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在書院三部安頓書
表司房并一十三部係本州史教授范知錄石司
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百七十五
部內三十部係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係黃壇
紙印到唐仲友逐旋盡行發歸婺州住宅內一百
部於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顯等與印匠陳先
等打角用簪籠作七擔盛貯差軍員任俊等管押
歸宅及於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綬打角一百

部亦作七擔用箬籠盛貯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
及一百七十五部於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
等打角同別項書籍亦用箬籠盛貯共作二十擔
擔夯係差兵級余彥等管押歸宅分明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專知陸侃供去年十二月間
唐仲友關支軍資庫絹二百匹令染鋪夏松收買
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帳幔應于牀
幃設大卓衣及支散人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
衫著用外有其他什物蒙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
黃巖竹籠六隻盛貯般入宅堂排辦念九宣教娶
新婦用及去年十二月間娶新婦弟妓散樂並重
造新衫係公庫馬澄徑支錢收買婺州羅回歸就
和清堂令馮四等變染真紅係唐仲友令客將林

實喚上第妓嚴藥等具名就書院親自看揀俵散
及今年六月初十日唐仲友親戚高一宣教就公
庫馬澄邊支錢一千貫 前去收買新知府從物
絹帛於七月初一日旋交納到絹一百一十八匹
變染做造外有其餘錢卽不見買到物帛亦不見
回納公庫并去年十二月間三次共關錢三百貫
文省支買宅堂什物及做造罍二把并打造竹
簾新婦行嫁動用等祇備念九宣教娶宅眷及自
去年止目下支錢收買竹籠一百五隻麻布四百
匹做造布袋盛貯物色使用并支在官零絹做袋
袋五色果盤圈大小九百箇及支錢收買竹木做
造細竹衣籠二百隻并今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設
醮係公庫徑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蠟燭有

剩下四兩三兩二兩蠟燭七百八十條係三六宣
教令邵客用紙打角在西書院大櫥內安頓不曾
遞出燒點

一據登仕郎應世榮供於七月內有唐仲友親戚高
宣教將帶箬籠盛貯絹并綿前去報恩庫下安歇
過幾日只見般箬籠五隻盛貯綿前來出賣其高
宣教問世榮稱 要出賣綿世榮言說此回行市
未好賣其高宣教言說不然將上件綿與縣丞說
過送納了出賣見成抄與人戶開銷令世榮問城
下攬子顧九祝十三毛三十沈二其衆人說但納
得綿得見成抄將錢買開其時爲納綿未得高宣
教却問州中人討書往黃巖縣去又問見禁人楊
楠不肯寫書與高宣教世榮七月二十六日得知

高宣教却將公使庫官錢買到大絹并綿除大絹去什物庫交納外見有綿五籠安寄在家世榮已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作世榮名齋上件綿五籠隨狀經本州通判陳首蒙解送提舉行司訖

一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着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楊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開至八月十三日忽據婺州義烏縣弓手到來台州將輝捉下稱被僞造會人黃念五等通取輝被捉欲隨前去證對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學院子董顯等三人捉回

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處兵士你不來下牒捉人當時弓手押回奪輝在局生活至十月內再蒙提刑司有文字來追捉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收拾作具入宅至後堂名清屬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飯食得三日仲友入來說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問你肯依我不輝當時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稱說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敗獲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囚殺你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次日見金婆婆送飯入來輝便問金婆婆如何得紙來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兒金大去婺州鄉下撩使箆頭封來次日金婆婆將描模一貫文省會子樣入來人物是接履先生模

樣輝便問金婆婆言是大營前住人賀選在裏書院描模其賀選能傳神寫字是仲友宣教耳目當時將梨木板一片與輝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貯入宅收藏又至兩日見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來將梨木板一十片雙面并後典麗賦樣第一卷二十紙其三六宣教稱恐你閑了手且雕賦板俟造紙來其時三六宣教言說你若與仲友做造會子留心仲友任滿帶你歸婺州照顧你不難輝開賦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將藤箱貯出會子紙二百道并雕下會子板及土朱靛青樓墨等物付與輝印下會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內付金婆婆將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將出篆寫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

花上寫字號二字輝是實方使朱印三顆輝便問
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貫文篆文并官押是誰寫
金婆婆稱是賀選寫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
十道今年正月內至六月末間約二十次共印二
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
二百道直至七月內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
見金婆婆急來報說你且急出去提舉封了諸庫
恐搜見你輝連忙用梯子布上後墻走至宅後亭
子上被趙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府禁勘

一台州人吏鄭榛共唐仲友節次支行公庫官錢送
委婺州唐十二宣教收買銀子抵還糴本庫借支
米本錢作糴本銀起發除買到銀子徑赴買銀場
交秤係攢司章奎馬禮交收附簿及支發起綱亦

係逐人并各案見得實數外尚有續次支去錢二千貫未曾買到銀子緣公庫收支簿曆干照於內多有不明盡係唐仲友收藏入宅今來馬澄齎到排日收支官會草簿細數見在乞勒本人詳細供具及有關買物帛泛費各件亦乞令馬澄同什物庫專知陸閑逐一銷破便見欺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近者劉焯字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赫然中外震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而自盜入己畜養亡命僞造官會之屬又二人所無有顧乃獨蒙寬貸臣竊有所未喻伏乞聖照

臣契勘在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置司處蓋防本

官於所勘獄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雖係臣置司處
臣自按發之後見在巡歷不曾回司所勘獄情無容
得有干預伏乞聖照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熹

伏覩本州昨準本路提刑司牒準尙書省劄子臣僚劄
子陛下龍飛正位施實德于民比因臣下有請諸州縣
經總制及月椿版帳錢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
州縣之巧取於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應州
縣日前以經總制月椿版帳爲名巧作色目科斂民錢
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廷所減爲及民之實惠矣四
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準安撫諸司牒準尙書省劄
子臣僚上言蠲減之數郡實私之而縣之督責於民者

如故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缺乏縣道如崑山常熟之類寬融減放必不得已則聞之朝廷量與蠲減各限一季聞奏監司則開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臣則開具一州所當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干庶幾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臣伏讀前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陛下盛德至仁勤恤民隱至於偏州下邑亦無不欲其蒙被堯舜之澤者甚大惠也然以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椿一項之輸而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州郡已爲抱認代納而諸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者就中漳浦一縣缺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崑山常熟之類其窘未必至於此也今者本州雖蒙聖恩蠲免經總制額一千貫省然

諸縣日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郡計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爲不多然逐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科罰猶恐尙爲虛文况欲遽見其所減放各色之若干乎至於諸色上供全無指擬則前此又未嘗有以聞者州縣官吏以此二弊私憂竊歎以爲不知何時可免斯苦今者乃幸遭遇仁聖憂勤憫惻至於如此而臣於此時適叨委寄得與一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罄竭所聞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有者各色亦多不正其爲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聖慈且將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

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力庶幾稍可支持而日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欲便見其所減之各色錢則恐朝廷所爲蠲減之數實未爲多未容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項利害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 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尙書戶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椿辦又一項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違欠三色

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兌一歲僅能攬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千四十貫則以敷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敗缺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缺宗子孤遺養老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趨雖於紹興乾道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起發然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趨辦不行州

郡不免將其所認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
州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萬五
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數猶各不減二千餘
貫合三縣共爲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旣無贏餘可
積又無窠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
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
而脅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藉口
不肯留心趨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
足爲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
何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
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
臣不知其幾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
別無計策可以幹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

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爲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自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敷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揆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惇獨鰥寡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

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旣爲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爲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爲準也然此其所以爲準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

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趣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遞年爲額爲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攢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遞年收趣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爲則亦兌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趣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爲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減

而本州不幸獨以遞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遞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爲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

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卽去國以故不聞有所
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
采羣議更加詳酌拔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
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刷具本州逐年起發經總制及無額錢數
實收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而補發之數多至二
萬五千餘貫其補發者並是州司兌那發納以故昨來
版曹比較歲額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爲本州事力
有餘不肯多與蠲減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日少而
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州郡事力日就空竭加以數
年恐亦無以爲州而自爲崑山常熟之不暇固不能有

以恤其縣而縣之不恤其民將益甚於今日矣臣不敢以此繁碎浼瀆聖聰謹已別具細數單狀申尙書省如蒙聖慈哀憐特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額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額數內將經總制兩項正錢比做他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級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卽爲縣吏實

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
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
至今圖籍有尙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
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
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
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
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
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
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
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
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
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爲所累弊日益深
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

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
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
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
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
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
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
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
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
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
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
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
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宅官一州不足則

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卽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交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

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畎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筭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

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
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
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
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
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
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
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
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
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
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
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
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
平租課田各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
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尙難稽考何況年來
產田之稅旣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
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
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
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
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
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
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
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
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
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

去州縣遠處
遞減令輕

米只一倉受

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

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

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

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午卯

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開具本鄉所管田

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

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

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

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

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

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

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卽將

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

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尙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烟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卽以其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它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頽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闔郡驚擾不知所爲向非朝廷威靈尋卽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此田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椿管別行相度漸爲脩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并乞聖照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卽準省符行下臣僚奏諸州縣以經總制錢爲名巧作色目科斂民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又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缺乏縣道寬融減放奉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卽已遵稟具奏

以本州罷科茶及荔枝龍眼乾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尙欠七千六十四貫並無戶眼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增起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趁不上並是敷下諸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敷下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虛數四千七百餘貫特賜減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翼軍官兵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委本司已未申奏以致未得早被蠲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一考逐時稽攷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來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

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通融支遣亦不至於大段
欠缺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
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縣自今並免解發及申嚴約束
不得似前以此爲名妄行科擾去訖但恐將來官吏不
能遵守復致違戾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戒敕如有
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重行坐罪庶幾海
裔窮民獲安田里咸知聖主憫仁元元不間幽遠之意
至於經總無額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卽在州
縣不容措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永絕
科擾之原益廣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臣冒犯天威不
任恐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簽黃

臣所奏不敷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賜戒約縣

道不得科罰卽於上供元額並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經總制無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特賜除豁

乞褒錄高登狀

貼黃

奏爲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干忤秦檜貶死容州乞賜昭洗褒錄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

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聞浙水滌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寃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

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
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
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
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
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
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
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
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
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
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
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量疎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
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臣竊詳傅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嗣係於聖神之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臣之疎遠尤不敢輒論及此然區區之情實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岌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年截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官就彼交納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局回縣去年係委縣官從事郎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寨未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且令仍舊搬米前來倉所等候其黃岌又不前去地頭續爲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缺食赴州陳訴本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略不介意本州爲見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

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遣蓋緣黃
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爲念不爲及
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
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與龍巖
縣主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尙書省吏部并諸監
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伏覩符下六月
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
軍弓手土軍雇錢衣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
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
岌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之意所有
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岌重賜施行以
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候勅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洿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惻惻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爲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囚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異詞皆以縣之所鞫爲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

溪爲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僞詆譟姦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伸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爲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照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

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
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
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劾將官陸景任狀

具位臣朱熹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任閩寄於今月初四日到潭州交
割職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前來
公參見得本官病患疝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
使入國用入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
不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
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力不衰諳曉軍務
兵官訓練教閱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

各有溪洞亦賴兵官聲勢彈壓目今邵州見被湖北猺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痾晏然端坐之也兼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陸景任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

具位臣朱熹等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

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旣不敢以己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爲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囂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圉屢空湖北猺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燾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久費枝梧而邈迺能檢梃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糜費商稅

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卽不欠漕計且足
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
初試吏卽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彊賊應副錢
糧賞循資又因水滂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搖
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鈎致蠻獠
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
總制錢不待督責每歲盜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
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
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
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
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
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
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

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
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熹

準令侍從官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
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
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省下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貼黃

奏爲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孟彥卿趙

民彥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勅額伏候勅旨事

具位臣朱熹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

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魂爲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付尚書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